

住院自带保姆照顾 每天要多交5元

院方称,“劲好管家”收费是为统一管理,可患者却很迷糊,收钱的人什么管理也没做

市民孟女士两个月前病了,住进了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,跟随了她好几年的保姆也被带到了医院。“我被她照顾习惯了,换个人,别扭。”孟女士说。可没有想到的是,11月1日起,和医院合作的一家专门管理护工的公司开始收费了。虽然孟女士的保姆并不属于这家公司,但还是被要求和其他护工一样,每天缴纳5元。孟女士等自带保姆的患者感觉难以理解,“凭什么收我们费用啊?”

亲属、保姆陪护也得交费

昨天上午,记者来到省级机关医院。从住院部8楼到14楼,记者见到不少穿有“劲好管家”制服的陪护,但也有不少穿普通服装的人在照顾病人。每个楼层护士站旁,都贴有一份“公告”。内容称,医

院自今年4月起,委托上海擎浩医院管理有限公司(劲好管家)对住院病人的陪护进行管理。但病人私自雇佣的陪护较多,并且不服从管理。如:隐瞒病史,大声喧哗,到处乱窜,私自接活,等等,严重扰乱病区正常秩序,因此决定加强管理。11月1日起,凡在医院从事住院病人陪护的人员,一律由“劲好管家”管理,病人不得私自雇佣陪护。所有陪护人员,包括病人亲属或保姆,必须向公司交纳相应的管理费,由公司统一管理。

在另一份贴出来的陪护收费标准上则写明,凡在医院从事病人陪护的家属或保姆,每人须交纳管理费(水、电、订餐、送餐服务费)5元/天。

院方:收费是为纳入统一管理

“从来没听说,患者家属、自家保姆来医院照顾自家人,还要向什么公司交费的。”患者孟女士等人对医院的新规很是费解。并且,对“劲好管家”的收费方式更是反感。“每天来两个女的,

夹着个包,在病房里晃一圈,像旧社会收租子似的。”不仅如此,连住院部的医护人员也帮着催交费。“按说,这是公司的事啊,医院为什么要跟着催呢?”

记者拨通了告示上一个监督电话,对方称自己是医院后勤中心,记者采访需联系医院办公室。记者来到办公室后,一位负责人将记者带到负责陪护管理的护理部。该部门主任刘世晴证实,告示上所述属实。她拿出医院和“劲好管家”签订的合同,“合同写明,公司提供的陪护必须得出示身份证、健康证,统一着装,挂牌上岗。”刘世晴称,目前医院里属于“劲好管家”名下的陪护有四五十个,这些人每天需交给公司10元费用。而公司之外的陪护人员有七八十人,这些人不愿加入公司,是“黑陪护”。他们的存在给医院管理带来不少麻烦,带亲友来病房洗澡、洗衣服,同乡之间拉帮结派,抽烟喝酒,所以医院才委托劲好管家,希望将这些“编外人员”也纳入管理。

患者:他们只管收费,别的都不做

“有不少自称患者的保姆其实是‘黑陪护’。”刘世晴说,有的“黑陪护”长期在医院当陪护,但患者并不否认这些人的“保姆”身份。由于康复病区的住院患者基本是长期住院,有的长达几年,并且很多是外地人,这些患者的陪护和照顾患者的患者家属,也长期住在医院,使用水、电、餐、微波炉、电梯等资源,尤其是互相串门,大声喧哗,影响到其他患者的利益,所以才对他们统一收费,纳入公司管理。“目前已经收了一部分费用,但也有不少人抵制,所以才让医护人员配合催一下。”

“不是交了费,‘黑陪护’就变‘白’了?”对此,刘世晴表示,“劲好管家”收费后,对这些陪护会进行统一管理,“比如,集中开会交代注意事项,每天派人到病房巡查。”但孟女士等患者反映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:“他们只管收费,别的什么都没做”。对此,刘世晴解释说,“工作刚开始,以后会逐步开展下去的。” 快报记者 常毅

租客晚归 小区保安不肯开门 几位业主打抱不平:租客应该算是临时业主

快报讯(记者 常毅)昨天凌晨1点多,租住在云锦路6号小区的陈小姐等两人下班回住处,但被拦在小区大门口。值班保安称,她们回来得太迟,影响其他业主,并且是租房客,不是小区业主,拒绝给她们开门。对陈小姐来说,住进这个小区半个月来,这已不是第一次被拒之门外。“凭什么不给我们进?外面下着雨,难道让我们露宿街头吗?”陈小姐只好向110求助。

“大门紧闭,我们在外面冻得发抖,不停喊门。可小区保安在值班室里,喝着茶,就是不肯开门。”陈小姐气愤地说。值班保安50岁左右,坐在取暖器前,不仅不开门,还时不时冲着大门口吼几句。陈小姐说,她们和十几个差不多年龄的女孩租住在这里,大家都在同一家公司上班,每天下班都要到凌晨一两点,被拒之门外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。“我们每次都好声好气地跟保安商量,遇到好心的,磨一会就给我们开门。”但更多时候,保安总是不开门,让她们在外面挨冻。“有一天,怎么磨都没用,我只好回公司在沙发上将就了一夜。”

“她们只是小区的租客,不是小区的业主。”对陈小姐的抱怨,保安抛出这样一句话。他声称,只要她们到凌晨回来,说什么也不会开门。但两名女孩频频敲门,让保安有些不耐烦,他冲出房间骂了两句,然后又回保安室取暖。无奈之下,两名女孩只好报警。直到民警赶到协调后,保安才终于开了门。在值班室,记者看到管理

此处小区的是南京手拉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。保安自称姓胡,他说陈小姐等人最近才搬进小区,她们租住的房子是小区业主租给一家置业公司的,置业公司又将一套房子隔成好几间小房间,租给10多人住。这些人多为外地打工人员,他担心有坏人,并且也有业主投诉说,这些人凌晨回来时比较吵,影响休息。所以,对凌晨回来的这些租客,他一律不给开门。“租客都不是小区真正的业主,我没有义务为她们服务。”胡师傅说,这次开门是因为警察来了,他破个例,如果她们还是到凌晨才回来,他还是不会开门。对于这位保安的说法,几位业主有些不平。“人家既然租住在这里,又不欠物业费,应该算是临时业主,物业公司就应为她们服务。”

如果晚归的不是租客,而是业主,保安给不给开门呢?“当然给开。”保安称。其他业主则认为,“保安应该给租客开门,租客回家时也应该轻手轻脚,大家应该相互理解。”

租客晚归不给开门,这是不是手拉手物业管理公司的规定?记者就此采访了公司相关负责人。“公司从来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,小区大门应该每天24小时为业主和租客敞开的。”对方称,保安拒绝租客是不对的,给租客带来不便是他们公司管理上的失误。该负责人表示,他会对此进行调查,如果真的存在保安故意刁难租客的行为,公司将会对其进行批评教育,并责令他向租客道歉。(张先生爆料奖70元)

民工摔伤颈椎 工伤补偿66万

快报讯(通讯员 宁建新 记者 孙兰兰)去年6月18日上午9时,来自安徽的农民工毛胜利像往常一样在建筑工地做工,当他准备手扶脚手架横杆检查外墙粉刷情况时,不慎从4.6米高处坠落,造成颈椎骨折,经鉴定为1级伤残。

突如其来的事故,对于毛胜利一家来说,犹如晴天霹雳。全家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,上有老下有幼,自己生活不仅不能自理,还需要别人照顾,以后的日子怎么过?幸好该工程项目参加了工伤保险,毛胜利除了获得34127元伤残补助,每个月还有1280元的伤残津贴和1329元的护理费。他一次性领到了660287元工伤补偿款。

市建工局建筑安装工程劳动保险费征收管理处处长蓝桂华介绍,南京自从2007年11月开展建筑业工程项目农民工工伤保险以来,已有375名建筑业农民工,像毛胜利一样获得工伤补偿款,共计1345万元。

“建筑行业危险性比较高,而且人员流动很快,以前让单位为民工投保,简直太困难了。”蓝桂华称,现在不是按人数来交,而是按工程项目来征收:即建筑工程项目开工时,就必须按照工程款的一定比例预缴工伤保险,这样一来,农民工不需要交一分钱,施工单位也不需要另外交钱,只需向管理处提供每位工人的实名资料,并及时上网更新最新资料。一旦出事,只要在管理处的电脑上查到信息,建工部门就会现场开具参保证明,直接去办理认定手续。

据了解,目前这项工伤保险已覆盖1813个工程项目,实名制申报达18.8万人次。

兴隆大街西边宽敞东边堵 啥原因?路没修,渣土还挡路

相关部门承诺,明年上半年全幅路面可通行



汽车、行人都挤在不足6米宽的路上走

兴隆大街位于建邺区,临近奥体,7年前,兴隆纺织公寓的居民李女士就搬到这里,她原以为随着河西建设,这条路很快会和河西新城的大多数道路一样顺畅好走。可至今,这条路的东段近两公里的路程,仍然只有半幅路面可以通行,夜晚这里甚至没有路灯。近来,渣土车也频频光顾这里,8日清晨,偷倒的渣土甚至将三分之二的路面封堵。

渣土成了“拦路虎”

8日上午8点,兴隆大街东段向阳桥上,车辆排着队缓缓通过下桥口的斜坡。路面上三分之二的路边都被渣土侵占,面积共有约200多平方米,往来汽车、行人也都挤在不足6米宽的路上走。一位行人因为被过往车辆带起的泥浆弄脏衣服,还和司机发生了争执。司机也感到委屈,“这能怪我吗?渣土把大半路面都占了,我不贴着你车子走,难道要我从我车上翻过去?”最终,司机勉强道歉,行人只能骑车回家换衣服。

路边停了不少等生意的货车司机,他们清晨六七点过来的时候,就已经满是渣土了。他

们推测,渣土都是半夜倾倒的,因此根本没人看到。“这一大堆软泥,应该是大的渣土车倒下来的。那些碎砖块,一小堆一小堆的,应该是小型农用车倒下的。”货车司机抱怨,夜里没有路灯,路中间忽然出现大量渣土,对行车安全有很大影响。

大修两次,小补无数

记者在现场看到,这条路的一半路面,只用黄土和碎石垫起路基,没有摊铺柏油,车没法在上面开。而且可以通行的路面和不能通行的路面,两者间还隔起了一道约一米高的砖墙。

兴隆纺织公寓的居民李女士说,7年间工程队一次次来了又走,道路的改善却很有限。她回忆说,“在十运会的时候,我们小区居民向区政府反映,这条路影响城市形象,结果施工队来了几个月,把西段靠近奥体方向的路给铺上柏油,而我们东段一两公里的路,只有一半路面铺柏油。今年10月,又有施工队过来忙活了几天,路基是给铺上了,可就是不铺柏油,路还是不好走。”据她说,几乎每年这条路都会有施工队来修修补补,可至今这条路东段一两公里的路,始终只有一半路面,东西两股车道通行。

渣土办:将加强执法力度

建邺区市容局渣土办的负责人在接到市民投诉后表示,将立即与环卫所联系,把渣土清理掉,让道路恢复通行。同时,渣土办还会加强人手,天黑以后就派人到现场蹲点守候,有车来倒渣土将严肃查处。

渣土办工作人员也坦言,工作存在难度。“最近合法倒渣土的场地紧张,只要我们不在,经常会有人来这里偷倒,而且动作很快,三四十秒就能逃离现场。”这条路晚上没路灯,也是渣土车司机“青睐”的一个原因。

河西建设指挥部:明年路将好走

记者来到南京市河西建设指挥部。工作人员说,大约明年上半年,这条路全幅路面就可以通行。“其实我们早就想把路修好,可是中间难处很多。”据了解,十运会前后的那次修路,遭遇沿街商贩阻拦,于是东段工程留了“尾巴”。直到不久前,这里的家禽市场搬迁,终于可以把工程继续下去。但考虑到统一埋设管线,所以还要等一等再铺柏油,避免以后道路重复“开膛破肚”造成浪费。

快报记者 钟寅文/摄

船被撞翻 近三月没拿到赔偿 在记者努力下,肇事船主现身南京

9月14日是泰州船民老刘的灾难日,当晚,他与妻子驾船行驶到南京江心洲附近江面时,与一艘大船相撞。船被撞的一刹那,为抢救柜里的钱,妻子冲进舱,被反扣在江下,再也没能出来。老刘趴在对方船头侥幸逃命。妻子尸体直到10月19日才被打捞上来,获得赔偿61.5万元。但到目前为止,40多万元修船费、28万元打捞费等费用究竟谁出还没有说法。

深夜江心 船被瞬间掀翻

老刘是泰州人,妻子是安徽人,他们以船为家,常年江淮一带拉货跑运输。夫妻俩江湖漂泊,十分恩爱,一双未成年儿女在老家上学。

9月14日晚11时40分左右,夫妻俩载着一船石子顺流而下。行驶到南京江心洲附近江面时,老刘发现前方有大货轮迎面逆流驶来。“对方先亮绿灯,意思是让我先过去。可过了会又亮红灯,意思是它要先过。犹豫不决间,两船越靠越近。大船头撞向我船的左舷,将我的船当时就撞翻。”老刘昨天惊恐地回忆。

最惨的是,看到对方船撞了过来,老刘妻子冲进舱想把钱抢救出来。人才进舱,船就翻了。“她连人带船被扣在水底下了。”趴在对方船上,老刘回头一看,吓坏了,自己的船底朝天,之后被江水吞没。

等两个多月对方不露面

由于江心水流湍急,直到10月19日,老刘妻子的尸体才被打捞上来。妻子才39岁就葬身江底,经过交涉,老刘获得

61.5万元的死亡赔偿金。

但是,打捞船务工程公司将老刘的沉船从江底打捞上来,整个打捞费用28万元。经过测算,修船费用要40多万元。此外,还有占用码头费、吊移费、拖带费等,加上出事两条船上的货物损失各5万元,共涉及到约90万元的损失。这笔庞大数字的损失究竟该由谁来埋单?

事故过去快3个月了,武汉船厂也早已已被搬走。老刘不知该怎么办。

“海事部门裁定,武汉船厂负主要责任,我负次要责任。但对方在电话里说,只愿意承担51%的责任,要我承担49%的责任。我不答应,所以对方不露面。调解的工作人员让我到武汉去找人。武汉那么大,我到哪儿找去?”老刘苦着脸说。他每天耗在南京江心洲码头,一筹莫展。

12月6日,走投无路的的老刘给快报96060打来电话。

终于盼到武汉来人

接到老刘电话,记者赶到江边码头,在南京海事局执法支队门口找到老刘和他的父亲。父子俩刚吐露满腹的苦水,执法支队一位负责人走了出来。记者陪老刘父子上前问,“这次撞船事故究竟谁负主要责任?要等到何时才能解决?”“你们到武汉去找人呀。”该负责人冲着老刘说,接着说,“这事不用你们记者管。”

所幸的是,昨天,在等待良久之后,肇事船主终于现身南京。老刘高兴地告诉记者,“现在正在执法支队谈赔偿的事,有了结果我就告诉你们。”

快报记者 赵守诚